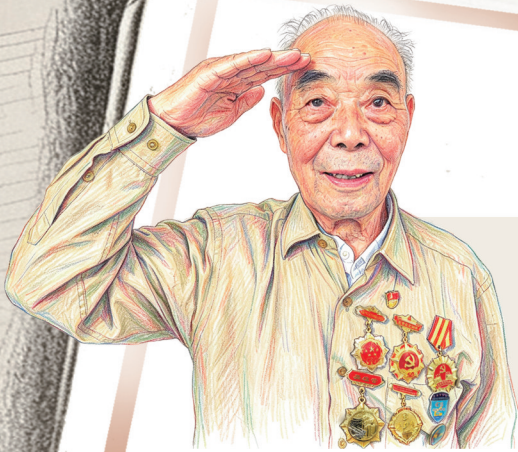


深藏功勋半世纪

——“英雄营”老兵王总水的“秘密”人生

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



王总水



▲王总水收藏的“英雄营”纪念品，以及被击落U-2高空侦察机飞行员逃生降落伞拉绳。
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摄

少年·从军习武

“我身上这件军装，压在箱底几十年了。”7月3日，在上高县敖阳街道办事处，王总水见记者来访，换上了60多年前的军装。

王老胸前别着党员徽章，用手摸了摸衣领、理了理袖口，透着一股子精气神。随身携带的布包，藏着一枚枚军功章，还有一张张立功证书、立功喜报。“这些勋章，王老从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。”陪同前来的建设北路社区干部说。

1959年，上高县人民武装部到上高中学招兵。初三(3)班教室里，一个风华少年站了起来。

“我用小刀割破手指，写了血书，坚决要求参军。”时隔60多年，老人回忆起参军时的情景，目光依然坚定，仿佛那个热血少年就在昨日。

那年王总水16岁，如愿穿上军装，成了全县唯一一个被空军选中的新兵。“江西是红土地，参军报国，天经地义。”王总水说。

火车一路北上，南方孩子第一次吃到窝窝头，粗粝得难以下咽。北方的战友叫它“黄金塔”，嚼着嚼着，也就嚼出了滋味。

王总水被分到了空军地空导弹部队。这是新中国最早的战略防御力量，肩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神圣使命。

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王总水被分到二营二连三班，当副班长，担任导弹发射架2号操作手。当时，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。

苏联教官授课时规定，笔记一律不许带出课堂。学过的内容怎么办？王总水和战友们找来树枝，在泥地上一笔一画复原导弹发射流程、操作步骤。

苏联教官路过，看见这个“娃娃兵”专注的样子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里带着惊讶：“看见你这小鬼这么认真，中国导弹部队大有前途。”

王总水勤学上进，训练刻苦，1961年光荣入党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美制U-2侦察机凭借2万多米升限的高空优势和先进侦察设备，如幽灵般屡屡窜入大陆侦察。

二营被秘密调往全国各地机动设伏。他们转战南北，住过戈壁滩的地窝子，睡过农村的麦秸垛，啃着干粮就咸菜，始终保持着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。

1962年9月9日，二营在南昌向塘击落一架美制U-2侦察机，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该型机的纪录。

但敌人很快给U-2侦察机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。苏军教令规定120公里打开制导雷达天线，可从雷达开机到导弹发射需要约8分钟，而U-2侦察机只需几十秒就能逃出射程。



当时世界最先进的U-2高空侦察机。(资料图)

■ 核心提示

16岁写血书参军，两次参战击落U-2高空侦察机，三次荣立个人一等功——这是上高县老兵王总水在“英雄营”交出的青春答卷。转业后，他把勋章锁进箱底，半个多世纪只字不提。近日，记者走近这位83岁的老英雄，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
战士·沙场建功

二营通过精密计算发现，只要在距离38公里时打开雷达，把发射流程压缩到8秒，U-2侦察机将插翅难逃。

“必须快，快到让敌人来不及反应！”二营开始了近乎残酷的训练。王总水负责的发射架接电按钮，是导弹升空前的关键一环。那段时间，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字：“快”！

他将“按发射架接电按钮”这一个动作重复了成千上万次。手指磨破了皮，鲜血渗出，结成厚厚的茧子，再磨破，再结痂。

原本需十几个动作、耗时8分钟的射击流程，二营通过提前预置动作和精简口令，压缩至8秒内(实战最快仅6秒)完成从开机、捕获到发射的全过程，最终淬炼出闻名军史的“近快战法”。

训练高度紧张，王总水回忆说：“真正到了打仗时又不能紧张，要非常冷静，沉着勇敢，错过1秒就打不下U-2侦察机。”

1963年9月，二营进驻江西上饶设伏。阵地展开，扎伪装网。王总水带领全班战士冒雨搭建掩体，展开兵器。他爬到电线杆上安装伪装网，不小心掉下来，跌入一处废弃的煤窑坑。

深坑积水，难以攀爬。连长检查战备，听到动静，急忙让战士把他拉了上来。

“赶紧换衣服！”连长喊。

浑身湿透、满身泥浆的王总水却没去。他又爬上电线杆，继续完成伪装网的架设。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只要阵地不暴露，我们就能胜利！”

1963年11月1日，一架U-2侦察机从台湾起飞，经过江西上饶境内被二营侦察到后，马上飞离上饶地区，飞往西北进入苏联境内侦察。“苏军发射了3枚导弹，全部落空。”王总水回忆道。

这架“空中幽灵”带着几分挑衅和得意返航，试图从江西上饶境内返回。

二营早已严阵以待。当U-2侦察机进入火力范围，“我按下了发射架与导弹连接按钮，导弹立起。”王总水说。

二营营长岳振华命令：用“近快战法”，距离37公里开天线。

天线一开，信号灯亮了，两个米粒大小的光斑在屏幕上闪烁。岳振华死死盯着屏幕，识破了电子伪装。

“发射！”话音刚落，3枚导弹在短短6秒内接连腾空而起，直刺苍穹。

爆炸声响彻云霄，不可一世的U-2侦察机瞬间在空中开花，残骸散落一地，飞行员被活捉。

如今，这架U-2侦察机的残骸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在王总水家里，还珍藏着一根U-2侦察机飞行员逃生时的降落伞拉绳。

苏军用3发导弹没打下来的U-2侦察机，在中国被击落了。这一战震惊世界。

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面对外国武官追问究竟是用什么神秘武器打下的，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风趣而豪迈地回答：“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！”

这一战，二营荣获集体一等功；王总水因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，先后被南京军区、空军授予个人一等功。1964年6月6日，国防部授予二营“英雄营”称号。

1964年7月7日，在福建漳州，王总水再次参加战斗，击落第二架U-2侦察机。他又被授予一次个人一等功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U-2侦察机再也不敢来了。

同年7月23日，二营全体指战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。年轻的王总水将激动深压心底，珍藏起那张足以荣耀一生的合影。

二营辗转全国20余个省份设伏，行程20多万公里，共击落5架敌机(1架RB-57D,3架U-2侦察机,1架无人驾驶侦察机)，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奇迹。

卸甲·深藏功名

1965年，国防部需从“英雄营”选调一批技术骨干支援地方国防建设。王总水放弃部队提干机会，第一个报名。那时，二营有89名技术骨干集体转业，都是班排长。

脱下军装那天，保密干事郑重叮嘱：“部队的一切仍是国家机密，任何时候都不得泄露。”王总水点头承诺。

从此，他将立功证书、喜报和军功章仔细包好，连同那个关于“英雄营”的所有辉煌记忆，一同锁进了行李箱的最底层。这一锁，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
转业后的王总水，辗转甘肃、上海、江西多地，先后在武装部、枪弹厂、科技局等单位工作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他都恪尽职守，从不提及自己曾经的赫赫战功。

同事们眼中的他，只是一个认真、朴素甚至有些抠门的老党员。1984年，王总水被调入濒临倒闭的江西专用设备厂劳动服务公司。面对20多名工人发不出工资的困境，他带队闯市场，在广交会上拿下关键订单。同事提议坐飞机回去，他却坚持买火车票：“厂里这么困难，要节约每一分钱。”两年后，公司扭亏为盈，工人增至128名。

身为战斗英雄、一等功臣，王总水给自己定下了“三个不比”：不比口号比实干、不比待遇比奉献、不比职位比责任。

在漫长岁月里，他从未向组织伸手，从未向旁人炫耀。就连子女，也只知道父亲当过兵，却不知他是共和国的功臣。

老兵·薪火相传

直到2018年，“英雄营”寻找击落U-2侦察机的亲历者，辗转联系上王总水，这段尘封半世纪的英雄往事，才重新走入公众视野。

当学校和社区邀请他去做红色教育宣讲时，这位平日里寡言的老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用一口地道的乡音，将当年的战斗故事娓娓道来：

“‘英雄营’有三个法宝，一是思想红，二是技术精，三是作风硬。”

“我们是军人，打胜仗是本分。功劳属于国家，属于‘英雄营’这个集体。”

.....

2022年以来，他义务宣讲150多场，手写的讲稿堆叠起来足有一尺多高。

在“红色故事我来讲”活动中，上高中学生邓浩轩演讲的《天空中的盾牌》，讲述的正是王总水的故事。一颗颗红色种子，在年轻一代心中悄然生根发芽。

沉默半生，只为一句“保密”；开口讲述，只为薪火相传。

这几年，王总水先后荣获“新时代赣鄱先锋”“宜春市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宜春市最美退役军人”等称号。

“您这一生最骄傲的是什么？”记者问。

王总水沉思片刻，目光望向远方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是‘英雄营’的兵。”

老军装、军功章、立功喜报，虽浸染岁月风霜，却依然光芒如初，映照出一位功勋老兵、一位老党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赤胆忠心。



7月19日，西班牙队球员罗德里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大力神杯。
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

西班牙重新『长出』冠军

新华社记者 赵建通 肖世尧 董意行

16年前的约翰内斯堡，伊涅斯塔在第116分钟完成绝杀；16年后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，费兰·托雷斯在加时赛攻破阿根廷队球门。

两场世界杯决赛，两次1：0，并且都是由效力于巴萨的球员打入制胜球。

这样的巧合，让人觉得西班牙足球拿到了2010年的剧本，换了一批球员，又重演了一遍。

两场决赛剧情相似，但两支西班牙队已不同。

哈维、伊涅斯塔、卡西亚斯和比利亚早已离开舞台，主教练也从博斯克换成了德拉富恩特。但西班牙又一次从欧洲之巅走向世界之巅。他们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，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，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。

一次夺冠，可以归功于天才集中涌现；相隔16年，两批不同的球员完成同样的欧锦赛、世界杯背靠背夺冠，就很难再用“黄金一代”四个字解释。

黄金一代会老去，能够重新“长出”冠军的，只能是土壤。

2010年前后的西班牙，几乎把传控足球推向极致。足球在哈维和伊涅斯塔脚下反复流动，对手常常不是被一击命中，而是在一次次追赶皮球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呼吸。那支球队连续夺得2008年欧锦赛、2010年世界杯和2012年欧锦赛冠军，把一种踢法推向时代顶点。

如今的西班牙没有照着旧配方重新熬一锅“传统传控”。

他们仍然重视控球，却不再把控球当作目的；仍然讲究位置，却更愿意突然加速；既能让皮球在中场耐心绕行，也能迅速交给边路，让比赛从下围棋变成赛短跑。

过去的西班牙擅长把对手“传晕”，现在的西班牙还会把对手“跑散”。控球、边路突破、纵向推进、高位逼抢和快速反抢，被装进同一套系统。

因此，这支球队的成功不是复古，而是更新。传统真正强大的地方，不是永远保持同一个样子，而是知道哪些东西必须留下，哪些东西必须改变。

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，巴塞罗那俱乐部很快晒出一张属于自己的“冠军全家福”：包括库巴西、加维、佩德里、奥尔莫、费兰·托雷斯和亚马尔等——西班牙冠军阵容中共有八名巴萨球员。

这个画面并不陌生。2010年世界杯，西班牙冠军阵容中同样有八名巴萨球员。

16年过去，数字竟然没有改变，仍然是八人。但数字背后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。

2010年的西班牙，很大程度上是把当时那支如日中天的巴萨“移植”进国家队。哈维、伊涅斯塔和布斯克茨组成中场，普约尔与皮克镇守防线，佩德罗和比利亚出现在锋线。球员彼此熟悉，比赛理念高度统一，国家队几乎可以直接调用俱乐部已经运行成熟的操作系统。

2026年的西班牙则不再是“巴萨国家队”。决赛只有三名巴萨球员首发，球队的骨架还来自皇家社会，毕尔巴鄂竞技、马德里竞技等不同俱乐部。但巴萨依然提供了大量技术底色：库巴西负责从后场出球，佩德里掌握节奏，奥尔莫寻找防线之间的缝隙，亚马尔则在边路制造最具想象力的变化。

当世界最高水平的决赛展开，场上许多人来自不同俱乐部，却曾在同一种足球教育中学会如何观察、传球和寻找空间。而这，似乎正是西班牙足球最宝贵的“共同语法”。

德拉富恩特则像一位适配这套体系的“辅导老师”。他从西班牙U19、U21，一路执教到国奥队、成年队，许多球员从青年时期便接受他的指导。进入成年国家队，对他们而言不是突然换了一门足球语言，更像从同一所学校的高年级升入毕业班。

西班牙足球的另一个答案，还写在女足的奖杯上。

2023年，西班牙女足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。随着男足在2026年登顶，西班牙成为首个在同一周期内拥有男、女足世界杯冠军头衔的国家。当男足、女足和不同年龄段球队相继站上最高领奖台，答案便不只藏在某一间更衣室，而要到了青训场、教练课堂和各级联赛中寻找。

16年前，人们赞叹西班牙拥有一批百年难遇的天才；16年后，或许应该换一种说法——不是西班牙总能幸运地等到天才，而是他们知道怎样给天才准备阳光、水分和足够广阔的生长空间。

一支冠军球队的寿命通常只有几年，但一种足球方法可以活得更久。

这或许就是西班牙总能“长出”冠军的原因。他们种下的，从来不仅仅是一支球队。

(新华社美国新泽西7月19日电)



7月19日，几名西班牙队球员的球衣在颁奖仪式后玩耍。
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